經國雄略

T8917/8244
(10)

九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一

清漳　鄭崑貞十師　仝鑒定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仝鑒定
武榮　鄭鴻逵羽公
潭陽　張運泰來清　參閱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河防攷

今天下之最可患者莫如河河之最可患者尤莫

CHINESE-JAPANES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如徐淮之間。往者莫決劉獸醫銅馳箱諸處。河南十餘州縣被其災。于是

天子爲罷當事諸臣。特遣行河使者。計畫利便。顧此未足以當

國家大患。且有成畫矣。乃者。徐楊間。自河臣建新堤以後。幾十年無河患。然以黃淮合流。數千里。泊湧淵潭之水。束之一堤。今河流日淤。河身日高。計堤高于地丈餘。夏秋水漲。幾與堤並。是水顧行地上。堤不足恃。而潰溢且必至矣。設黃水直搗運河而潰通湾天妃諸閘。則虞在漕河爲河激。縮而灌鳳泗溢犯無已。則虞在陵寢。自清河出海。四折之地。排山振薄。撼城而出。一決則虞在全淮民命。此三患者。亦至慱而難爲計矣。

治河

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北五十里。至滄州南皮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入海。年來川防失策。卑下可以汗澤。河決不順。開

而復淤屢屢當事者之憂將如何使功一立河安民安千載無患之長策乎是河防之最多商確者也

自漢以來治河未有定策其在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謂徙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後之言治河者大槩不出此二端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所甚繫者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陣而南又防其爲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爲今日之甚者

羣書備考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夏書

北崴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旣遣平章政事見名御史中丞李禮部尚書秦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祀又罷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爲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爲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爲阿剌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濱河而赤里出之水繇西合忽瀾之水從南會也里水之水復至自東南于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幹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寖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河東行可三千里乃昆侖之南又東流過濶郎

潤提二地至哈剌別里赤與納隣哈剌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益六千七百有餘里必赤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釃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治河議

周定王時河徙衿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今開封延津縣是東潰金堤孝武時決瓠子在大名府界東南鉅野通於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又疏屯氏諸河今衛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乃成帝時屯氏

河塞、又決于館陶、今東昌府館陶縣及東羣金堤、泛濫兗豫、
繇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
自漢至唐、河決不嘗、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
南渡之後、遂繇彭城、合沛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
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
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
地幾十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
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

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皇
明通紀

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爲其
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于邳、
獨不知河之入徐、束之以徐呂之洪、而當兩淮之險、
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于
決、況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河、勢
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爲新安淤而

徐房決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瓴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也

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滎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

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始猶有禹分之遺意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幷爲二或合爲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嘗觀洪武間決魚臺塞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八閘開渠二十里而猶不免于決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

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亳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驚陵寢于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徐房之決始孫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雞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橫亘而逼之不容入渦所以為漕計而護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泒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倍河之正泒也今誠急濬趙皮寨導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繇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使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

至爲　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
一計也然禹導九河自碣石北放于海及隋鑿汴始
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　奏議選
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當先下流下
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此其當勢也然
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
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欲復其故道言天
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
謂故道者水既淤澱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
水復故道未幾又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
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少與故道分流然而
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人於橫壠大決則決河非不
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緣
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
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大抵今
河之勢貧三決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流

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歐陽修諫開六塔河疏略

河曰九河九者究也物窮則變此禹之治水所以因人力之道也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旣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無變也或東而北或北而東亦豈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之不至於大段漫流若恐比流淤澱塘泊亦只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爲長策任伯雨論黃河奏略

黃水直搗運河而潰通濟天妃諸閘則虞在漕淮爲河激漸而灌鳳泗溢犯無已則虞在陵寢自清河出海四折之地排山振薄撼城而出一決則虞在全淮民命此三患者亦至博而難爲計矣大抵先後言治河者無過四策曰開支河濬海口築遥堤勤埽捲而

已夫河身未甚高分支河以殺其勢可也今河淤且與岸等令益分益引不將奪正道而益甚其淤乎海口之下流既濬宜可以疏上流然往者河臣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期於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乃逾昔也此其故豈在海口乎舊以縷堤束水慮勢恣橫溢曩者新堤已遠不復與水爭地矣且有齧擊之患即欲議遠堤將何底止乎埽捲之說可施于事勢未極之時今河患在旦夕即當歲埽且不勝其淤也能以力爭而令其安流乎夫水行地中者也今且行地上矣行地上勢必不能久積曷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古今治水者必因地就下此非迂說也今故道自漁溝鉄線一帶地窪下計水勢所利莫便於此國初陳平江始開會通此實正河今自桃源二义鎮起至羌子灘約九十里其河形尚存者二十里茲循其舊而復之莫便於此而或者以爲道遠費鉅夫故道不復則費少而終貽其害復故道則費多而必獲其利

況利獲則費可支。害貽而費尚無窮。此兩策者。固相去遠也。要之故道復而時修。彼所謂四策者。則三患可以無虞。故道復而無以善其後。則利害猶未可知也。顧在今日之計。誠未有長于此者。董思白防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畢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

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令隄防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西山南頭。廻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在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在十餘歲。太守以賦居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多居其間。從黎西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定。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丘又爲石隄。激使東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何得安息。今行上策。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暴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

辟伊闕。拆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漢書賈讓治河議）

若廼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三所。吏民寒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

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十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掘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妥冀州渠首盡當邵邛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滹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殷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嘗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培

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漢書

張元禎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黃流舊身但上下濬

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爲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

處一可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可以資灌溉如此將

不惟運河無恙而北方旱溢之灾可嘗免皇明通紀

按周用嘗言河之不安其流繇于阡陌之壞溝洫之

不修斯言誠爲確論蓋古之溝洫即後世之渠今江

南之地水患鮮者以渠多而水勢分也誠爲河南山

東地面定其疆里先因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

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大略三年之中

首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于大渠又次

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勢其縱橫

曲直各因地勢中間旱窪特甚不通轉輸去處量疏

爲塘墊出于溝洫之間水澇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

畫既定豈止可以平河患抑亦可以興民利而漕運

可省東南民力可舒矣。羣書備考

鄭十師先生評

河之衝潰而莫禁者水之未有所歸也河之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受也今欲疏其下流以竟其歸必更新一番動費是故惜財之說又非所以施于遇變不得已之時也夫古來治河之不得其道者甚於宋熙寧之閉北流而王安石主之夫安以其治河者治天下故潰決而不可收河流仍北宋室已南矣惜夫

西北水利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于京東者何居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猶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盍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

自西歷東如容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下至韮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蠻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又營東五泉湧湧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剌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河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

之地屬于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枯闕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雀蕚彌懋而係名于勢族。然蕚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蕚。即捐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無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刻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墜則先之薊鎭。而諸鎭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

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亦有難易乎。余曰北易。客廼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于水耳。烏得而稱易也。曰。客何異。余言哉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偪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西北之水。多于長夏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千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槹之聲徹于郊原。竭力以資灌溉。若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

刜深尺許。遂深三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之深者。至于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尤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援引洮水。種稻秔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

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各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如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楊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而已。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僭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置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富遂甲于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嵩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繇此觀之。則宋室南方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

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繇焉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隨廢又如眞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秖瞬息間矣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是所謂廢食于噎非通論也

嘗考桑乾水發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水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特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鋪窪皆連阡里壞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于水源未可徼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

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斯民之外嘗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耶今之開封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于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係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一終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楊光琦璞玄　參閱

河防攷

河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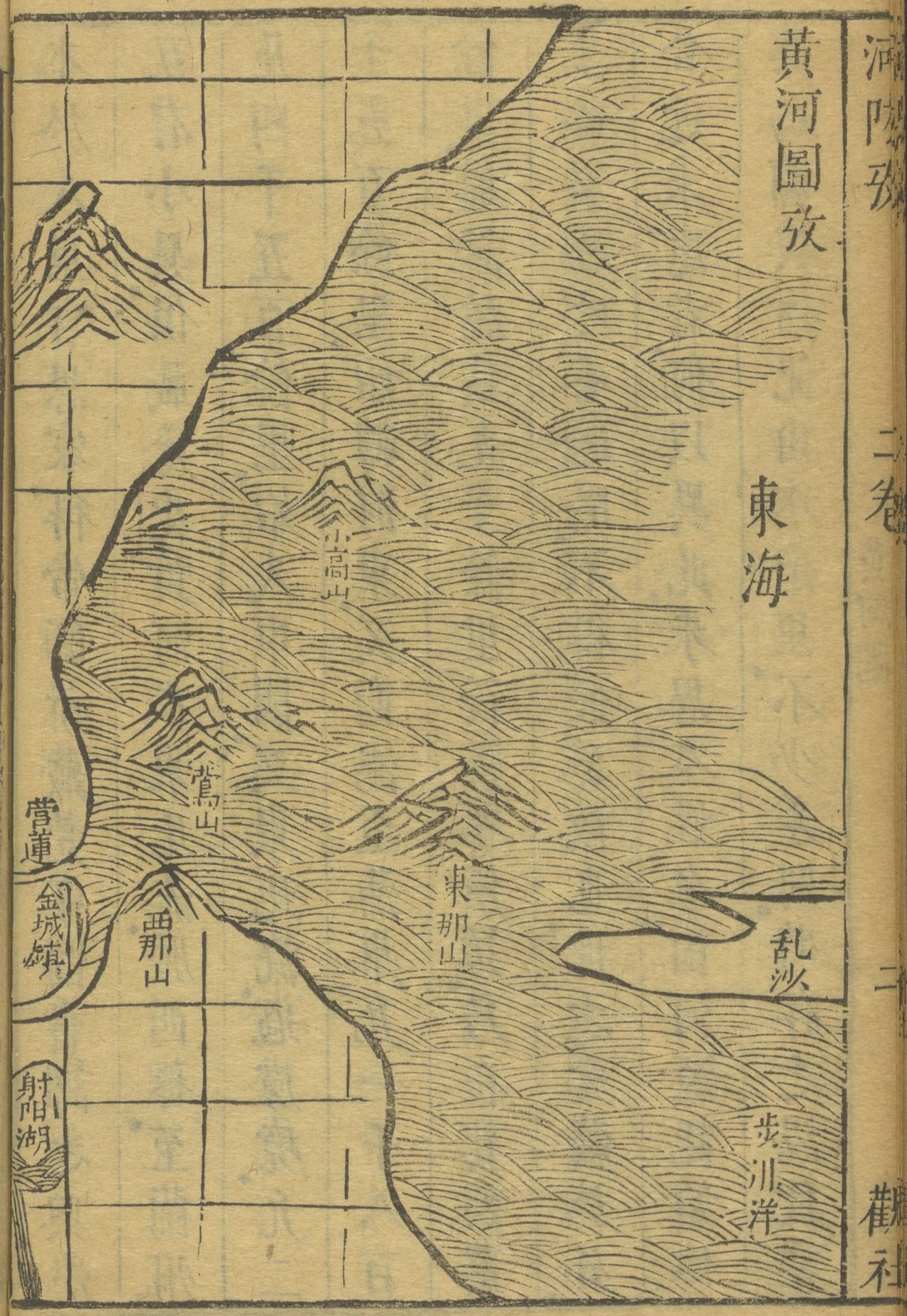
愚禹本紀言河源出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晉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河源之定論也元草廬吳氏澄曰天下山脈起于崑崙山脈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中國漢發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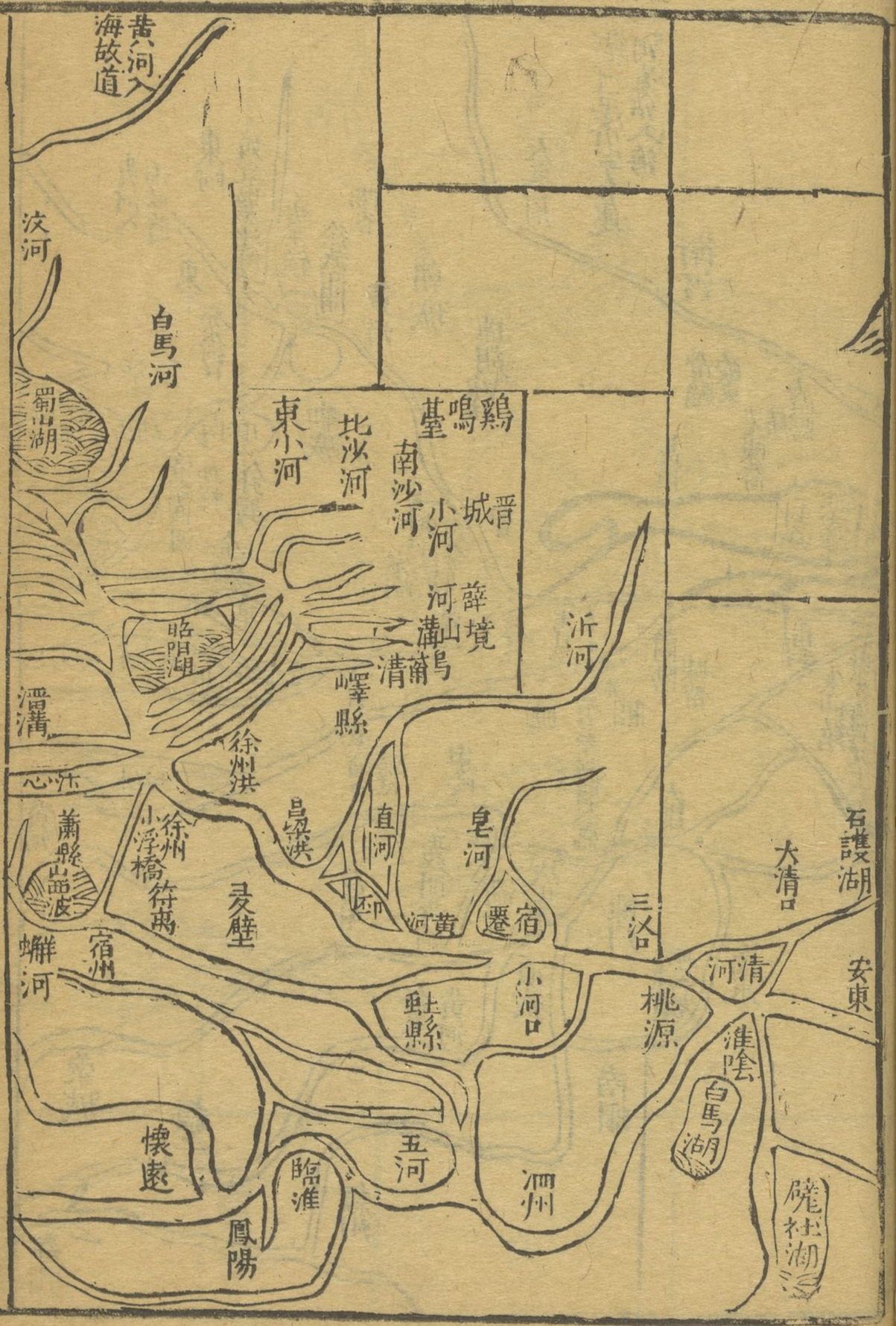
嶓冢江發于岷山以西惟河發于崑崙山脉
初起之處國朝王鏊亦謂山與水同原山
發于崑崙則水
崙無疑也爰攷之于左

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趨于
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所吐
蕃訪河源得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者率皆本此
莫知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
求之越四月而得其說如圖所載還具以聞其弟潤
潤出授其說翰林學士潘昂霄撰爲記而臨川朱思

本於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
互有小異俱載元史黃河本東北流歷西蕃至蘭州
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
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
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
里外蓋爲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蔽於外
舍近求遠者何以異此朱思本姓名因河源記始傳
其爲圖與所記山水道里不少差別特存之以代輶

黃河圖攷


東海
小高山
鴛山
東那山
西那山
營運
金城鎮
射陽湖
亂沙
步川洋


黃河入海故道
汶河
白馬河
蜀山湖
東小河
北沙河
南沙河
雞鳴臺
晉城小河
薛境山河
烏蒲清
嶧縣
沂河
洛閘湖
漷
徐州洪
沛
徐州小浮橋符萬
蕭縣山西波
昌洪
直河口
皂河
黃河
宿遷
三汊
大清口
石護湖
安東
睢寧
宿州
蘇河
上縣
小河口
桃源
清河
淮陰
白馬湖
邳州
懷遠
臨淮
五河
鳳陽
破社湖

沁河
衛運
大行
太行
古田大堤
思村
濟池
七澤
汚池
孟津
濟源
黃河
溫
偃師
洛河
新安
河南
汜水
大徐呂
榮陽
黃河
汜水
弘治塞後累開累
鄭塞
新鄭
許州
潁水源
鄢城
伊河
衛河至濟寧合運
河直沽入海
大名府
衛河
滑縣
濬縣
鎮
盜陳喬
長恒
封丘
護城堤
曹
東行黃
河今小曹
定陶
開封
蘭陽
陳留
朱仙鎮
孫家渡正統十二年
河決南堤今塞
考成
仪封
蔡
睢
祀
加靖二年新開今盛
流
大康
陳州
元末黃
河今塞
南頓
商水
東阿
劉東堰沁湾
安平鎮
徐武當開
陽穀
黃河
朝城
尚胡宋庆
東平
分水河口
鄆城
南旺
鉅野
金細
單
洸
馬踏
洸河
加祥
濟安
洸河
洗河
馬腸
湖
侯家林堤頭
冰城
黃河
亳州
睢間黃河
渦河
成化末
須城
黃河
蒙城
潁上
潁州
壽州


沙
玉關門
寿昌陽關
鳴沙
會黎河
瓜
長樂
新城一大雪山
窳
當
獨登門關
會吕谷
洞庭
甘州
黑水
西凉
蘭州
澶水
渥水
宿軍谷
青唐峽
邈水
三巴
站
大通戎
扶延
鄯
比場
盖佳城
水波成
大發戎成
小發平成
金城関
南平成
蘭州
銀川
睹吕城
凤林河
界都城
土軍望
渭来城
来差城
積石軍
上橋站
溪哥站
鵬梭山
鳥梭河
脫的站
清朱城
番
松
岷山
潘
叱
番
茂州
古當州乞里馬出河
董卜韓胡
隣哈剌河
澤言細黄河
鉄
豕
大保站
南山
也孫幹論
尼撒兒系
站
河
礼塔家
共地
阿以但站
次思令河
渭郎
番名亦耳麻
不莫剌其山
渭揑
忙古歹站
議言勝乞里
撒思加
塔山極高峻
氷雪冬夏不
消


山西
黄甫川
賀蘭
雅州
河套
灵州
大沙灘
鳴沙
烏精軟嗩
新家寨
黒狄谷
魯常州
烏延城
大順城
分水嶺
梁山
陝州
桐城
関縄
潼関
華陰
華州
陝州
函谷関
洛水

軒之對或言天下之山皆原於崑崙今觀之河防攷
肇牒所載河四大折初一折繇積石而至湟中則鄯
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
里河西北岸卽爲涼沙甘肅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北
流千里而遥至九原豐州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
正枉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境舊抵大
河而河徙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東北西皆抵
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



近河全入淮一自蘭陽東南流繇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清河口入乃 嘉靖七年所開今盛流矣一自寧陵南入渦口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崗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嗟乎今黃河古黃河也自陝西西寧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洭漆沮汾沁及伊纏澗諸名川之水與每歲六七月霖潦古今無異也何大禹能安之於東北故道歷久不變而後世謀臣智士殫力運精而不能保數十年也蓋禹道河自積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雒汭大邳而下灑爲二渠北至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渤海流道既廣其勢自平且阡陌未開溝洫具在中原地皆受水之地人皆治水之人河亦自爾安流今故道失溝洫壞河自潼關上距宿海七八千里建瓴而下又挾六七月之淫潦與汾沁伊雒之水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沛數郡委之而盡滙於淮且諸郡瀰漫乎

曠無高山石嶺可阻無洞庭彭蠡可蓄任性猛悍震蕩故其所也宋臣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故道難復當隨所向備之廣開河身以其大容多濬支流以殺其勢河南山東漸開溝洫兼以持之主於必成庶有瘳乎賈讓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於河入海此爲上策宋濂曰數千里滛悍之河一淮難疏其怒分其半使之北流則勢殺而患平賈宋言符又禹故道鑿鑿可行

按黃河在吐蕃朶甘思宣慰司西鄙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屢高瞰之燦若星列故名爲星宿海番名火敦腦兒東北流百餘里滙爲二大澤番名阿腦兒又東流名赤賓河又合忽蘭河也里出河等水始爲黃河水尚清又東北分爲九派數百餘里復合流爲一水始渾濁經流于崑崙山又東北至陝西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經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千餘里耳此爲黃河源也昔漢張騫乃謂河

源發葱嶺趨于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亘山
豈爲吐蕃所隔不得假道故設爲此言與至崑崙山
在朶甘衛東北蕃名亦旦麻不剌山勢極高峻氷雪
至夏不消仰亘五百餘里洪武八年蕃族川藏等叛
命衛國鄧愈黔國大兵討之師分三道進覆其巢窮
追至崑崙山俘其餘孽以歸云
河之爲患從古爲然河流浩瀚汪洋靡所涯幅上薄
星辰下穿地乳發脈崑崙乘淵懷引九折而入中原
蓋六千七百里而遥自高而下勢若建瓴道雍而涇
渭諸水合道豫而伊雒諸水合
合於淮而入海其流愈遠其合愈多加以夏秋漲潦
其合愈多其流益迅而不可制故其所經必齒擊而
潰漲積而塞勢使然也自砥柱而上山麓相聯岸石
峭立大可盤束不能爲患自砥柱而下地平土疏易
以衝決故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是二瀆而爲一患
況汴低下欲借爲救豈知其爲害烈哉役徒相望接

九河

九河者何。曰徒駭。在滄州清池南。地志云。即滹沱河也。曰太史。曰馬頰。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即篤馬河也。曰覆鬴。在德州安德。曰胡蘇。在滄州之饒安。臨津無隸三縣是也。曰簡。潔。在臨津。曰鉤盤。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曰鬲津。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漢王橫有云。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鄜道水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

腫騈首於水濱。可謂胼胝弗遑矣。奈何玄圭雖錫。而人乏神禹之功。聽馮夷鏗鎗。匪茲一日。雖蝨憂蝱計。然其鼈腹之所能怳。映源源委委。載在山經水譜。寧如鴻濛未判。洚洞方割。盡淪於霄雿之野哉。

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說文

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援神契

河源出崑崙之墟。崑崙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青河白河黑河赤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角。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反入中國。大率常望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至積石山。西南流。又東北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 汾水從東于此入河。河東即龍門所在。呂覽云。龍門未開。河出于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東廻過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及雒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雒水合。成皐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波。正對成皐。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即今冀州絳水所在。一日潰水。一日漳水。鉅鹿之北。

遂分爲九河、又合爲一河而入於海、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敲通鑑作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肭河菑、行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爲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厥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九川旣疏、九澤旣瀦、諸夏又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淄、濟之間、于蜀蜀守永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河渠書）

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禹大使
徒衆。通其九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
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徙往往而處。形如覆釜也。胡蘇。
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
而大也。潔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萬以
爲津也。爾雅疏

水之發自崑侖者。其源最也。惟中國之河爲胘。漢之
發源於崏山。以鹵視他水。非極於山脈初起之處。則
不得與河源並也。故天下有源之水。河爲第一。古人
祭川。先河後海。重其源也。山海經

黃河自昔爲中國患。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
有泉百泓。會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
出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東北流爲九渡河。
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水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合
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侖之南。折而

東注。復繞崑崙之北。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史河渠志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三

潭陽 魏邦達去非 參閱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河防攷

漕運

施爾耆曰。言治河者。云前代只除其害。今則兼收其利。蓋言漕也。唐咸陽令請疏秦漢故漕。興成堰以罷輓車之勞。宰相李固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于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關中賴其利。此漕運之有裨於國家。不可不亟講矣。

禹貢冀州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止所謂達于河者即達于京師也春秋戰國之世始起議漕秦人兼幷天下飛芻輓粟于琅琊負海之郡以貯北河之倉而漕法始漸加詳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宋矣

漢漕田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經費漸廣于是有引渭穿渠置六輔渠以便漕者矣

隋文帝以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古今治平略

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置而或發或留也

唐仰東南之粟以贍國用歲亦不過二十萬石其後徵發日繁于是有水次置倉節級轉運以便輸者矣

代宗時劉晏掌漕事故時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命
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
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楊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
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一十萬石.
無升斗溺者.

宋之漕運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以入陝西之粟
自三門白波而入陳蔡東京之粟自惠民廣濟二河
以入供給京師此漢唐宋之大較也迨我　成祖定
都幽燕萬國朝宗四夷畢獻漕入之路獨因元人蓋
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其地不同故爾

宋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積貯爲本.故置
轉搬倉於真（今儀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發運.官董
之江南之船.輪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
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
數年之儲.臣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搬之
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由至此而

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沛沛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
竊以宋人都汴漕運北漢爲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
是民丁惟我　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
運惟我　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沛沛不入
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
于　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
宋人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
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廝
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推移
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及其囘家
勞苦萬狀有如此者伏乞推行宋人轉船載鹽之法
于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
況其所賜非止一分哉海運攷
嘗攷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
入淮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

自利津河入海至元十九年始置海運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縣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絶濟直屬漳名曰通會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渡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惡乃尋宋劉璡議開沙河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閘至新莊一帶是也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至淮陰所開故道于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于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爲利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濟河其間最險者有二則高陵湖堤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險天也天無嘗夔雖若非人力可爲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觜北至張家溝其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牽路在

宋時又有斗門水牌。

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磚永樂十九年加以磚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水樁寔以磚土以備風浪。舟楫往來。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議者往往欲于舊堤之外湖泊之旁別爲長堤一帶約去舊堤一二十丈下覆鉄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樁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磚包砌一如舊堤。其

中舊有戚水牌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于內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戚水牌。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省官物之失隘免人物之淪亡爲利亦不小矣

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通會以便糧運于是淮南一帶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爲國家有矣。頃者徐呂二洪河流斷絶。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漕重事急如救焚是可不爲之重慮乎今之漕渠北自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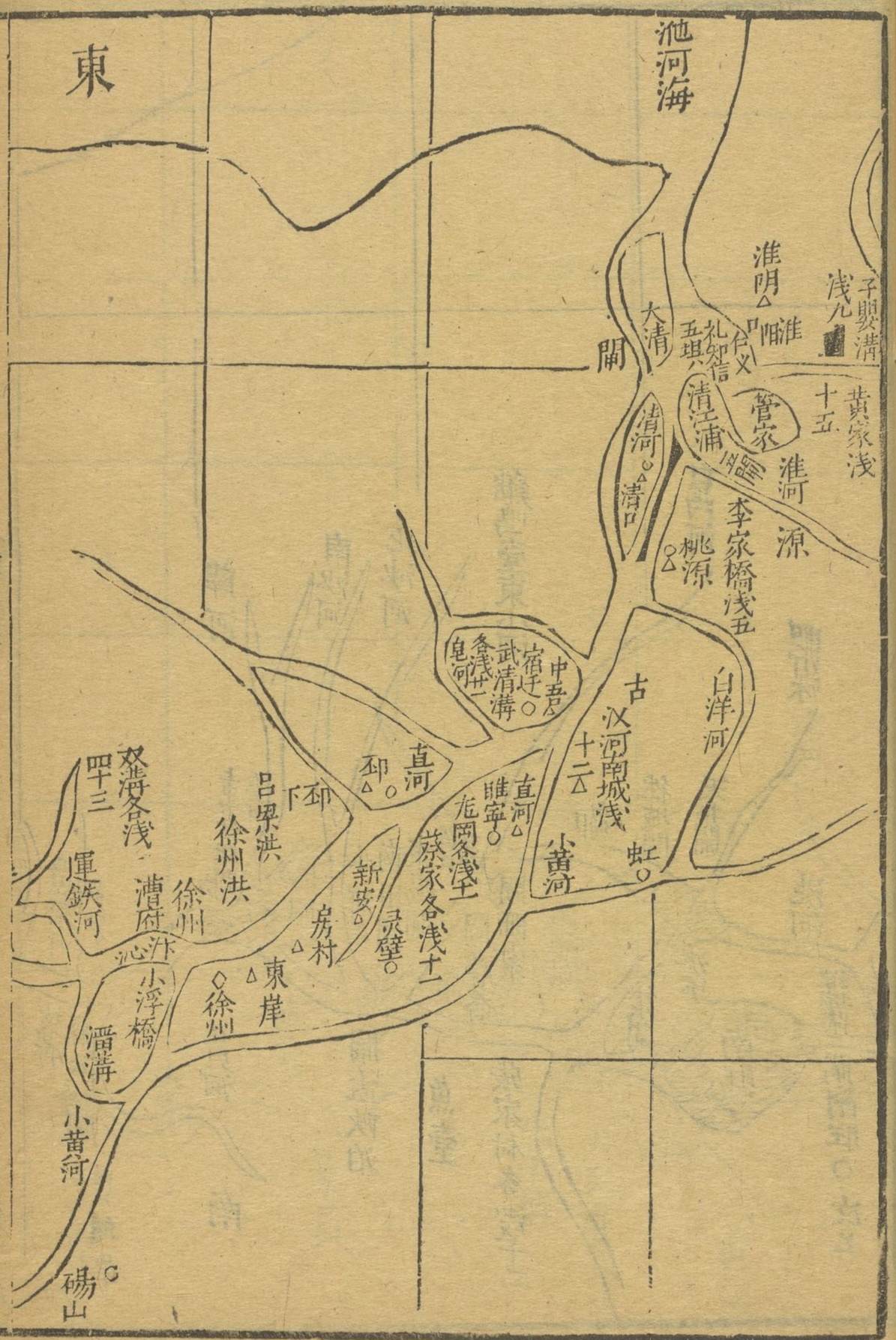
南至淮河二十餘里其間不過汶泗諸流而已必賴
黃河之水自西入之而後漕運流通水利深廣故自
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丘文莊亦曰江南
貢賦之來必繇博濟之境則河必不可使之東行一
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且移
之國矣蓋言運道之利必資于河也然河勢播遷靡
有定向今已自趙皮寨南向亳泗不復經流于徐又
汶泉遇旱則微南旺以淤而狹此漕之害也爲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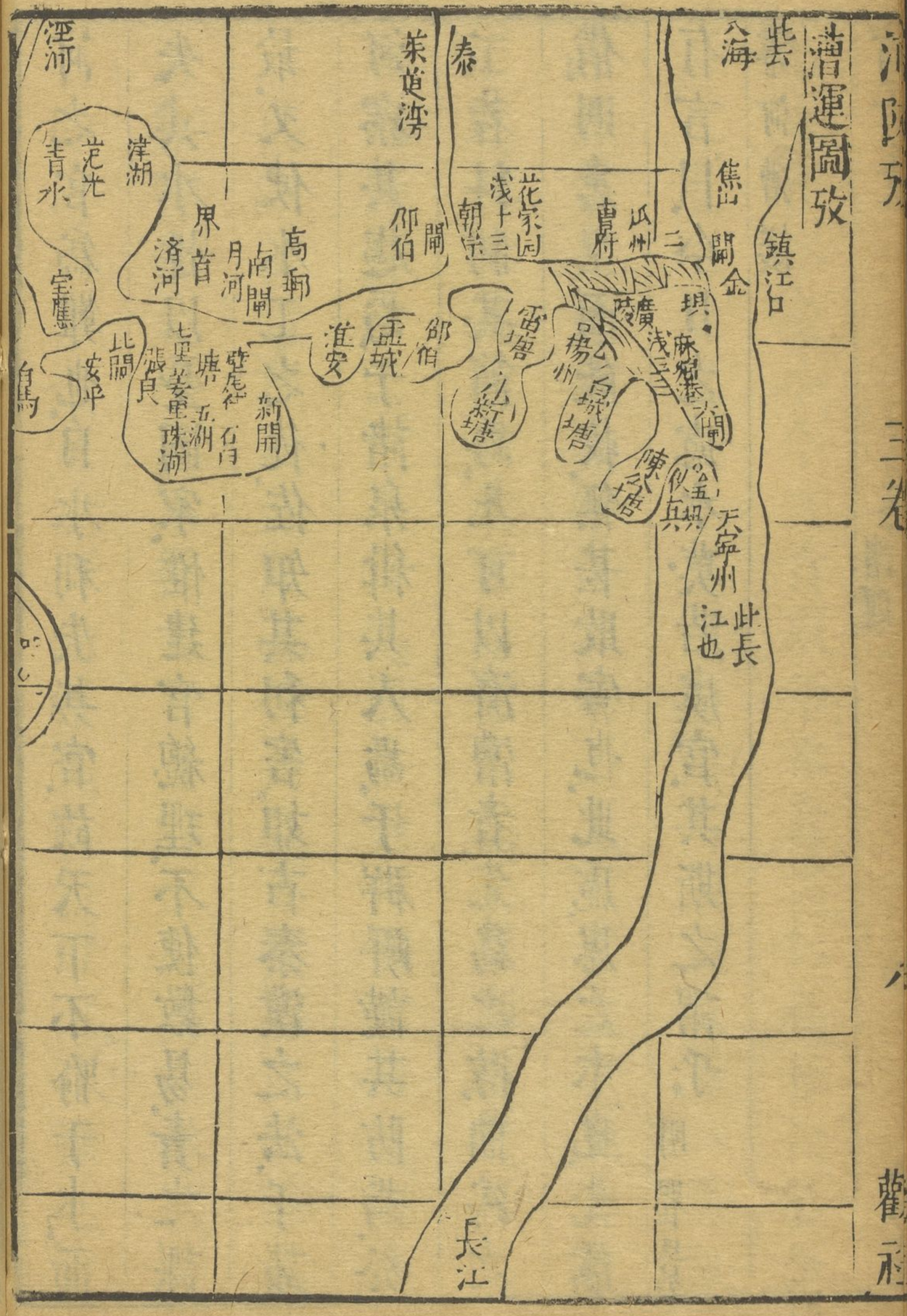
計法在疏築而已河有故道從有決口獨不可因其
舊而爲之乎其或河流亢悍不可復回則計出于引
沁矣沁之源出自綿山向嘗合流于徐而頃爲黃河
所併要惟自武涉而上導濟源引沁歷漕州縣舊分
水處出永通閘以達于二洪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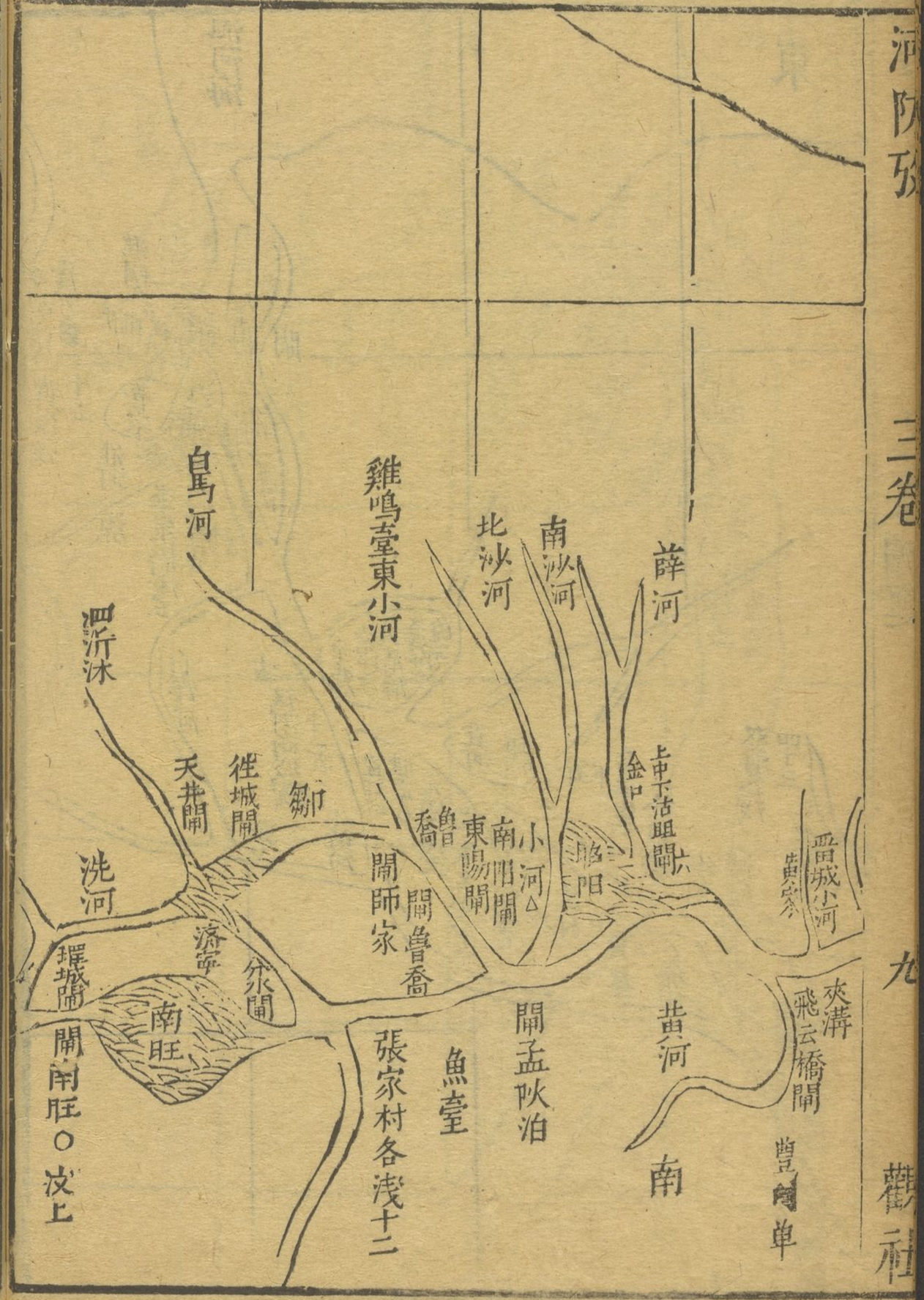
晉謝玄之樹柵立埭擁二岸之流以利漕宋人之閘
脩月河上下置堰增閘以時開閉此又計之不得已
者也蓋嘗論之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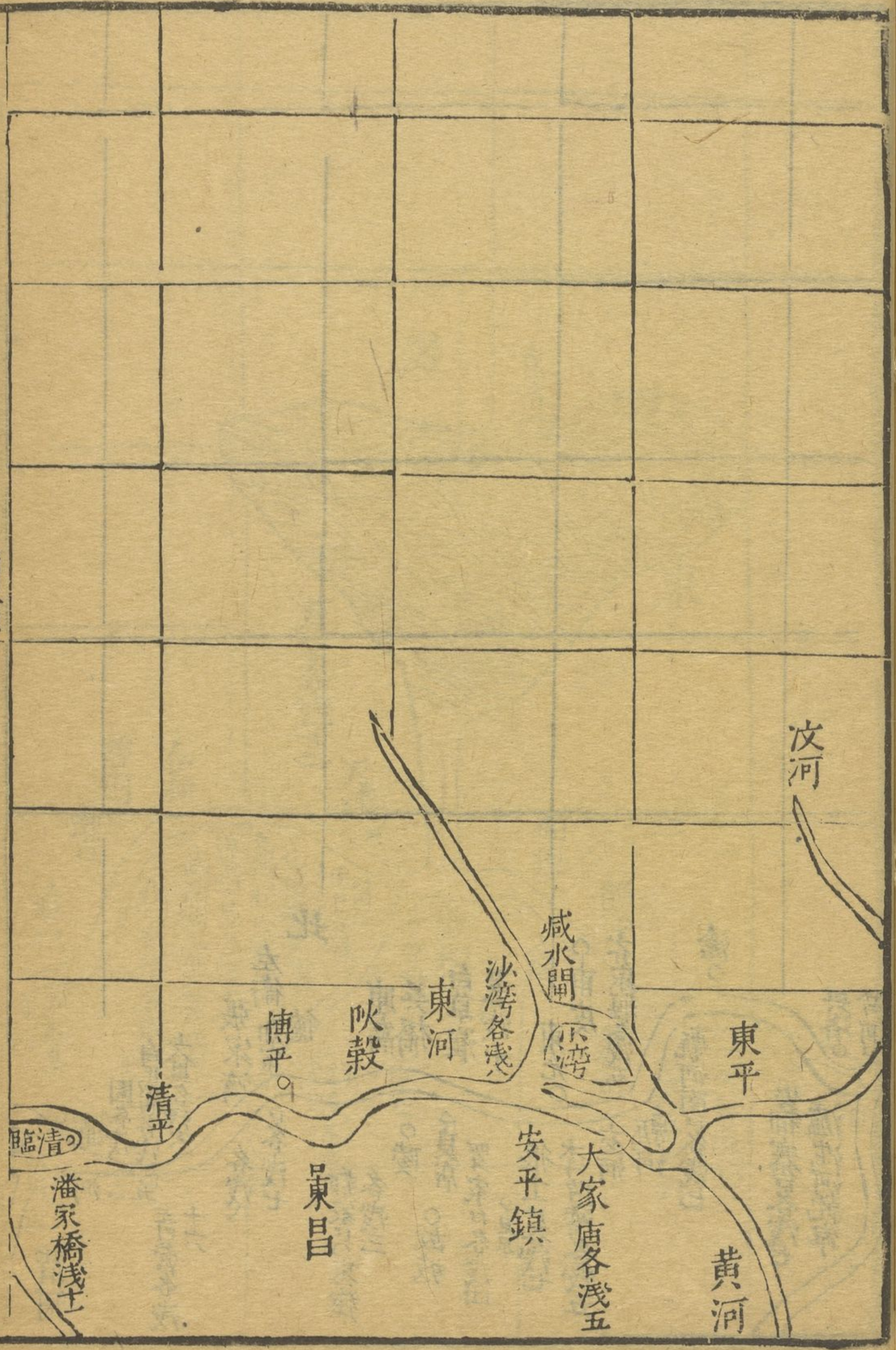
責效于水者小。今之責效于水者大。何也。姑以唐事論之。唐之漕運。大率三節。而諸人議論之多。一惟以江淮爲重。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于道。及韓滉運米歲至。而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于此。如此其急。則今日　國家漕運。遠及三吳湘浙諸郡。歲至四百餘萬石。亦猶唐之江淮也。而數實倍之。一或不繼。大可憂者至矣。其在水也。勢不得以不爭也。是治河之難也。雖然治河非難也。治河之官爲難也。自水利失其官。故天下不諭于水。而失其水性以憂國家。惟建官總理。不使數易。責之課最。又使水工之徒。佐知其利害。如古秦漢之法。于諸河察其趨焉。于諸泉緝其入焉。于群峙謹其防焉。於工若料制其節焉。凡可以濟漕者。先爲之防。曲爲之備。則患至而能救。無甚敗害也。此慮患之本也。先儒有言曰。今日之慮水莫若虞官。其斯之謂乎。

明瞿景淳　濬河漕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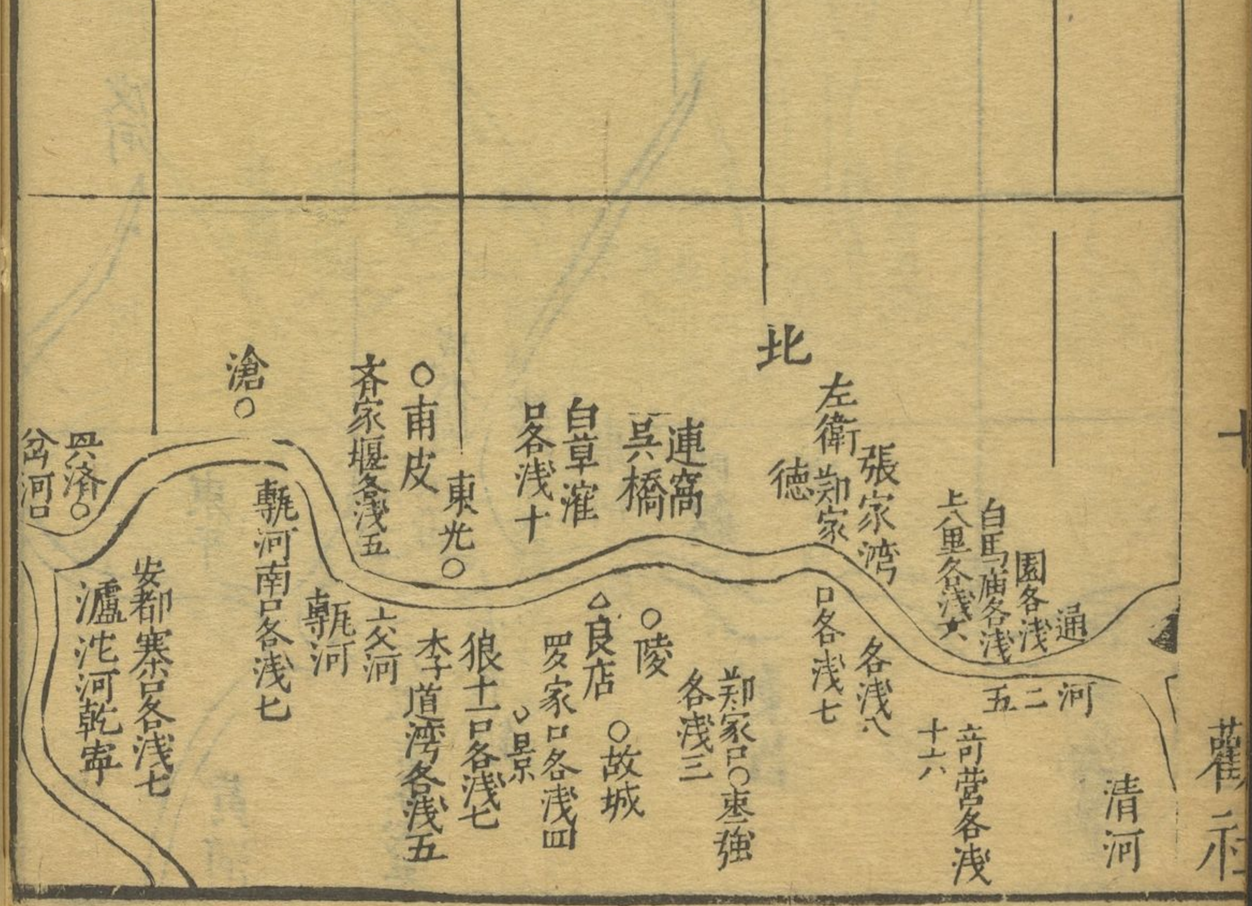

東
池河海
子嬰溝
淺九
黃家淺
十五
淮河
源
淮陽
淮明
礼智信
五堰
清江浦
管家
湖
大清
閘
清河
清口
李家橋淺五
桃源
宿遷
武清溝
各淺共一
皂河
中運
古
汴河閘城淺
十二
白洋河
直河
邳
邳下
呂梁洪
徐州洪
徐州
直河
睢寧
尤岡各淺二
蔡家各淺十二
新安
房村
東岸
徐州
小黃河
虹
黃河
各淺共三
四十三
運鉄河
漕府
汴
小浮橋
漕溝
碭山


泗河
茱萸湾
泰
鎮江口
此去海
焦山
閘金
二
丛州
賣府
花家岡
淺十三
朝宗
閘
仰伯
高郵
湖
光
青水
寶應
界首
湖
月河
濟河
邵伯
玉城
淮安
雷塘
揚州
新開
白
塘
五湖
七里菱星珠湖
北閘
安平
鳥
張良
壁虎社
塘
新塘
堰
五堰
仪真
陳公塘
天寧州
此長
江也
長江


薛河
南沙河
北沙河
雞鳴臺東小河
皇河
泗沂沐
汶河
卞下洁阻閘
金口
晉城小河
與家
駱陽
小河口
南陽閘
東陽閘
魯喬
閘魯喬
閘師家
卿
徙城閘
天井閘
洗河
濟寧
分水閘
環城閘
南旺
閘南旺○汶上
閘孟阸泊
張家村各淺十二
魚臺
黃河
南
夾溝
飛云橋閘
豐
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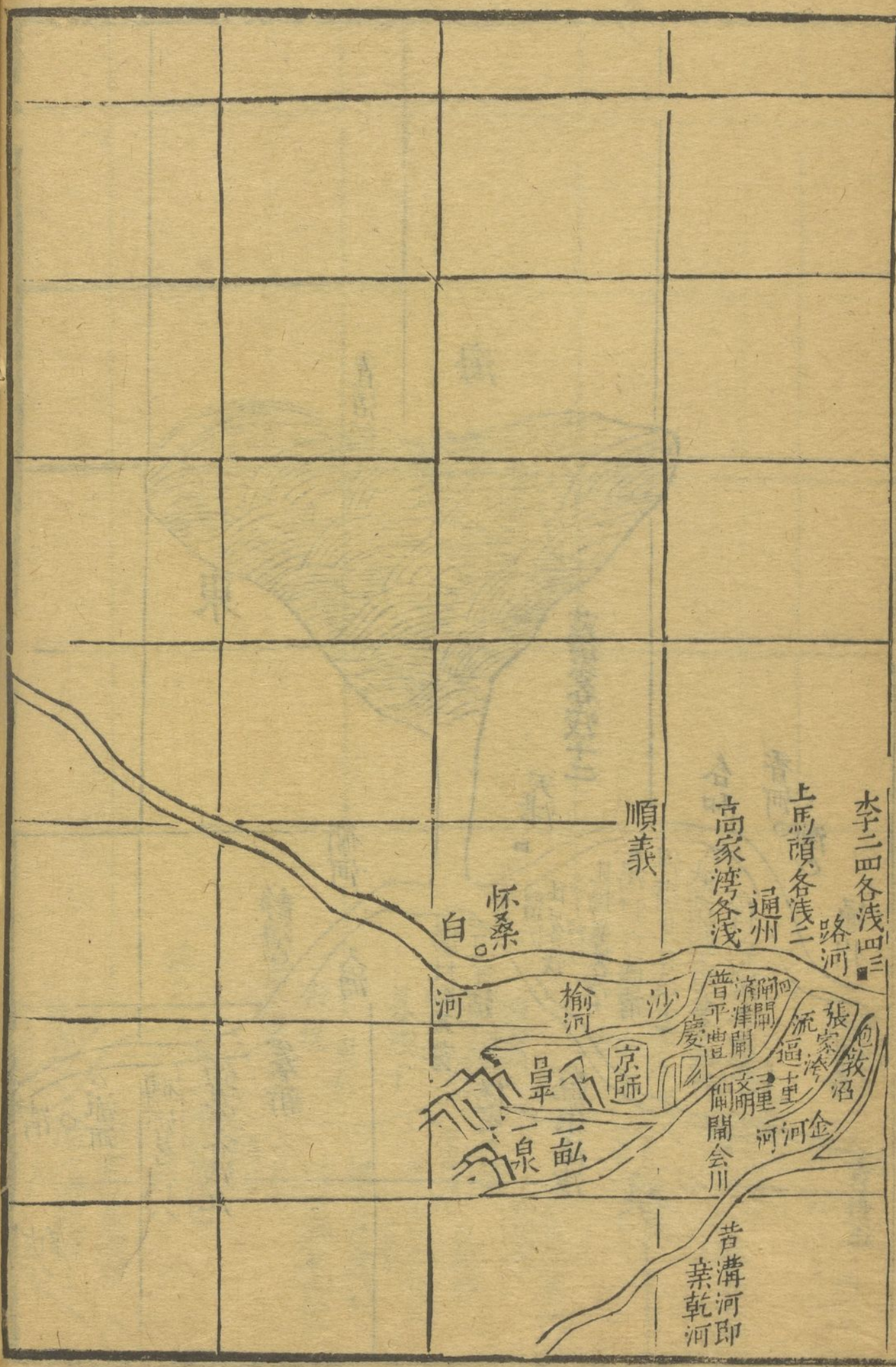

減水閘
沙灣各淺
東河
阸穀
博平○
清平
清臨○
潘家橋淺十
東昌
安平鎮
大家庫各淺五
東平
黃河


海
直沽
東
蔡家各淺十二
天津
合和
香河○
潞○
通州
河西務
渾河
留佚
住口各淺
二十四
北楊家各淺十
楊村○武清
浮滑見各淺十一
△武清衛王里屯各淺四
將家灣各淺六
衛河
楊村○又安
△寧字沽
保定
靜海○
入海
△奉新
蘇家洛淺
○唄
看冊正
砖河各淺六
釣臺各淺九
清
○流河
獻○


北
左衛勒家
德
張家灣
連窩
吳橋
白草灌
各淺十
東光○
甫皮
齊家堰各淺五
滄○
黑洛○
△河口
靳河南各淺七
靳河
△交河
李道灣各淺五
狼土口各淺七
△良店
罗家口各淺四
○景
○陵
○故城
靳家口○枣強
各淺三
發都寨口各淺七
瀘沱河乾寧
口各淺七
各淺八
白馬頭各淺
六里各淺六
園各淺
二
五
通
河
奇營各淺
十六
清河

漕運圖攷

欽差總督漕運都御史一駐淮安天順二年設船廠工部主事一駐淸江浦監倉戶部主事四淮上一臨淸州一徐州一德州一管河工部郎中二一安平鎭分理寧濟以北一高郵州分理濟寧以南管洪工部主事二徐州一呂梁一管閘工部主事二一駐沛縣沽頭閘一駐濟寧成化二十年設管泉工部主事一駐寧陽淸江



提舉一。在清江浦。衛河提舉一。在臨清。

欽差儹運糧儲兼鎮守地方總兵官一。運糧把總官七。指揮一百零二千。百戶七百七十七。鎮撫六。

欽差協同漕運參將一。俱駐淮安。旗軍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一。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運糧四百萬八千九百九十八石九斗九升二合。

南京總一

把總官二。衛三十四。指揮二十五。千百戶一百四十二。旗軍一萬八千零八。清江廠造船一千七百五十九。運糧五十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一升六合。

錦衣衛。運糧一萬四百六十九石三斗八升。

府軍衛。運糧五千九百九十一石一斗六升。

金吾後。運糧五千三十五石一斗二升。

豹韜左。運糧六萬二千九石三斗八升。

驍騎右。運糧一萬一千一十二石一升

府軍右。運糧三千一百三十一石一斗。

神策衛。運糧四千一百四十四石七斗七升。

虎賁左。運糧七千一百八十四石二斗六升。
留守左。運糧五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八升。
鷹揚衛。運糧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二石五斗四升
鎮南衛。運糧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九石九斗四升。
留守中。運糧四千九百一十二石三斗二升。
龍江右。運糧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三石八斗七升。
廣洋衛。運糧三萬六千一百九十七石六斗五升。
江陰衛。運糧二萬四千四百八石九升。

羽林右。運糧一萬九百九十一石三斗一升。
龍虎衛。運糧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石。

南京總二

旗手衛。運糧六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四升。
橫海衛。運糧一萬四千三百一十五石九斗八升。
武德衛。運糧一萬一千二十二石一升。
留守右。運糧一萬三千二百一石八斗六升。
金吾前運糧四千五百七十四石五斗九升八合。

瀋陽右運糧二千四百二十五石四斗五升八合。
府軍後運糧四千五百四十三石八斗九升。
豹韜衛運糧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一石六斗七升
虎賁右運糧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四石一斗八升。
水軍右運糧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一石二斗四升。
應天衛運糧七千石五升六合。
水軍左運糧五萬一千九百四十七石七斗八升。
龍虎左運糧四萬四千一百八十石一斗七升。
興武衛運糧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七升。
羽林左運糧二千七百一石七斗七升。
龍江左運糧三萬一千九百三十一石八升。
府軍左運糧五千九百八十六石八斗九升。

湖廣總

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三指揮一十一千百戶八十七旗軍一萬七百零四武昌廠造船一千一十二運糧三十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四石二斗八合。

武昌衛運糧三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斗七升。

武昌左。運糧三萬四千五百二十四石八斗三升。
蘄州衛。運糧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六石二斗一升。
黃州衛。運糧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
沔陽衛。運糧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一石三斗一升。
岳州衛。運糧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石四斗五升。
荊州右。運糧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三石三斗四升。
荊州左。運糧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一石七斗五升。
荊州右。運糧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三石一斗五升。
襄陽衛。運糧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石六斗七升。
承天衛。
顯陵衛。
德安所。運糧二萬二千三百四十二石三斗。

江西總

把總官一。衛旗軍九千七百九十四。九江廠造船八百六十一。指揮四。千百戶五十八。運糧三十萬六百九。
十六。運糧三十萬六百九
十五石三斗八升八合。

南昌前。運糧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七石六斗七升。

袁州衛。運糧七萬八百六十石二斗一升。
贛州衛。運糧二萬六百九十三石一斗四升。
吉安所。運糧三萬四千二百九十四石一斗三升。
安福所。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八石九斗二升。
永新所運糧一萬六千九百七十八石一斗。
建昌所。運糧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五石二斗二升。
撫州所。運糧二萬三千三百二石八升。
廣信所。運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七石五斗。

沿山所。運糧一萬九千五百二十六石四斗七升。
饒州所。運糧一萬四千一百一石七升。

浙江總

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三。指揮八。千戶四十一。百戶七十九。鎮撫四。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一石三斗四升。

十。蘇州造船二千三十九。運糧六十
紹興衛。運糧八萬五千四十四石五斗四升。
杭州右。運糧七萬四千六百五石八斗六升。
杭州前。運糧六萬八千四百六十五石四斗六升

寧波衛。運糧九萬五千二百一十九石七斗一升。
台州衛。運糧八萬八千七百五十九石四斗八升。
溫州衛。運糧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六石八斗六升。
處州衛。運糧六萬二千九百三十九石一斗。
海寧衛。運糧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三石八斗。
金華所。運糧七千八百二十九石一升。
衢州所。運糧一萬五千九百六十五石四斗。
嚴州所運糧三萬八百五十五石五斗一升。
湖州所。運糧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九石二斗八升。
海寧所。運糧一萬四百二十八石六斗八升。

中都總

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二。指揮九。鎮撫二。千百戶八十三。旗軍八千七百一十六。清江廠造船八百八十七。運糧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二合。

鳳陽衛。運糧二萬九千六百五十八石一斗三升。
鳳陽中。運糧三萬八十七石九斗六升。
鳳陽右。運糧三萬一千三百一十六石四升。

留守左。運糧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五石五斗三升。
留守中。運糧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三石九斗
懷遠衛。運糧二萬八千四百六十石七斗五升。
長淮衛。運糧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一石八升。
宿州衛。運糧一萬七百四十五石七斗。
武平衛。運糧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五石七斗二升。
潁川衛。運糧六千一百四十石四斗。
洪塘所。運糧六千四十八石二斗九升。

潁上衛。運糧一千五百三十五石一斗。

江北總一

把總官一。衛所一十八。指揮一十五。千百戶一百七十六。旗軍二萬六千七百零一。清江廠造船二千六百八十七。運糧八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四石一斗二合。

淮安衛。運糧六萬八千三百一十一石九斗五升。
大河衛。運糧一十萬二千七百九十石二斗九升。
邳州衛。運糧四萬八百六十四石二斗六升。
徐州衛。運糧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六石二斗三升。

徐州左運糧四萬一千六百三十一石九斗一升。
壽州衛運糧四萬五千九百六十石八斗九升。
泗州衛運糧九萬三千六百六十四石七斗八升。
歸德衛運糧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九石一斗三升。

江北總二

揚州衛運糧四萬七千四百三石八斗八升。
通州所運糧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七石三斗三升。
泰州所運糧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四斗七升。
鹽城所運糧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六石四斗三升。
高郵衛運糧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五石六斗二升。
興化所運糧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五石七斗一升。
儀眞衛運糧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二石二斗。
滁州衛運糧二萬二千七百五十石一斗八升。
廬州衛運糧五萬二千四百五十六石五斗五升。
六安衛運糧二萬九千一百六十六石九斗。

江南總一

上江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一。指揮九。千百戶九十九。旗軍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安慶等廠造船一千四百二十三。運糧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三石七升。

建陽衛。運糧四萬一千四百四十七石七斗。

宣州衛。運糧一萬五千七百八十石八斗一升。

新安衛。運糧三萬五千三百七石三斗。

安慶衛。運糧五萬五千七百一石二斗。

九江衛。運糧六萬三百六十石一斗三升。

水軍左。舊遮洋。運糧一萬五百七十石九斗七升。

龍江左。舊遮洋。運糧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石六斗。

龍江右。舊遮洋。運糧二萬三千一百四十二石三斗。

廣洋衛。舊遮洋。運糧二萬五百七十石九斗七升。

江陰衛。舊遮洋。運糧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石六斗。

江南總二

下江把總官一。衛所九。指揮二。千百戶一十九。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清江等廠造舡一百七十七。運糧五萬四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六合。

鎮江衛。運糧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三石三斗九升。

蘇州衛運糧五萬九千七十石六斗四升。
太倉衛。運糧四萬六千九百七十四石六升。
鎮海衛。運糧五萬六千六百七十五石八斗九升。
松江衛。運糧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一石
嘉興所。運糧一萬一千二百八十石八斗
水軍右。舊遮洋。運糧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二石四斗。
應天衛舊遮洋運糧一萬二百八十五石四斗八升。
橫海衛。舊遮洋。運糧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七石六斗。

山東總

把總官一。衛所七。指揮七。千百戶四十七。旌
軍二千七百六十五。清江廠造船七百七十
三。運糧二十三萬八
千四百一石三升。

清臨衛。運糧七萬九千五百七十九石五斗八升。
平山衛。運糧三萬一千八百七石二斗七升。
東昌衛。運糧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一石一斗一升。
濟寧衛。運糧六萬八千九百五十六石六斗九升。
兗州。護運糧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石二斗。

東平所運糧八千五百三十五石一斗五升
濮州所運糧七千八百二十九石一升
遮洋總
把總官一衛一十六指揮一十二千百六十四
十五運糧二
十四萬石
通州左舊北直隸運糧四千八十九石
通州右舊北直隸運糧三千四十三石
神武中舊北直隸運糧二千四百五十九石
定邊衛舊北直隸運糧二千六百一十三石
天津衛舊北直隸運糧四千四百五十八石
天津左舊北直隸運糧三千七百二十石
天津右舊北直隸運糧三千一十三石
德州衛舊北直隸運糧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
德州左舊北直隸運糧一萬五千四百二石
徐州左舊北直隸運糧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四石八斗

泗州衛舊江北運糧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四石四斗。

淮安衛運糧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七石九斗六升

大河衛運糧四萬七千一百四十一石八斗二升。

高郵衛運糧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八石一斗

揚州衛運糧三萬八百五十六石四斗六升。

長淮衛運糧三萬八百五十六石四斗六升四合。

歲運

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于遼東。

永樂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于北京

永樂十二年接運海運四十一萬四千八百一十石于通州衛河儹運糧四十五萬三千七百七十六石于北京。

宣德八年儹運糧五百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

宣德十六年會通河儹運淮安等處嘗盈等倉糧四

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石于北京。
正統二年。僉運糧四百五十萬石。支一百六十九萬
八千二百六十五石
景泰二年僉運糧四百二十三萬五千石
景泰七年。僉運糧二百九十三萬九千五百石。支一
十一萬六千二十石三斗。兌二百八十二萬三千四
百八十石。
天順四年。僉運糧四百二十五萬石。支七十一萬一
千八百石。兌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二百石。
成化八年。僉運糧四百萬石。
弘治二年。僉運糧四百萬石。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
支運倉糧七十萬石
正德六年。僉運糧四百萬石。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支運倉糧六萬七千石。
嘉靖元年。僉運糧四百萬石。兌運糧三百二十萬石。
改兌糧六十三萬三千石。支運倉糧六十四萬九千石。支運倉糧七萬六百

石、

漕運末議

王介蕃

國家大事、目前所宜尋究者、非漕務耶、然主河運者、則緐海道、曰風檣浪楫、漂溺叵測未可也、主海運者則緐河道曰、黃流爲梗、歲費億萬、不可也、然世之受策者、毋亦較利害、計難易、孰少多耳夫會通既成、海運告罷、民甚便之利也、而洪閘停留、則苦殷運、河流衝塞、則苦推移、會通獨無利乎、遮洋初築、民甚若之害也、而糧無剝損、

可省耗石、舟無停次、可舒輓卒、海運獨無利乎、
韓非子曰、法立而有難、推其難而事成、則立之、
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如此、則天
下皆無難之法、皆無害之功、彼元世都燕、歲省
邊供、而今則百萬仰哺矣、宋處中士、四面入饋、
而今止東南一綫幾矣、故修河宜急、而海運不可
忽也、海運當圖、而沁衛不可忘也、何也、專主漕
河便矣、而潢池弄鐙、咽喉爲梗、能無慮乎、專主

海運當矣、而滇渤揚氛、烟波阻絕、獨無虞乎、漕
海並治、沁衛並通、無事則循守故轍、有警則增
置篙夫、此阻彼通、皃趨鱗貫、
國賦日盈、食貨日充、以通四塞之要、以助軍國之
盛、非籍此歟、或謂治漕者、當以導泉濬淤、治洪
建閘爲上、而引河次之、治海者、多以龍閘劉港
開洋爲上、而淮安次之、此何說也、謀奇者、詮於
衆而後定、事奇者、斷於獨而後成、至決若何塞、

淤若何通泉若何導一若何分利若何置則自有司邦計者度之茲何敢贅

漕倉

愚按漕倉不妨多設不必全用水有淺深時有緩急當直達則直達之若久涉歲月奸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寔遂至啓釁是漕倉之不可講者此也

漕之法莫善于轉般莫善不善于直達稽之於古漢漕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糧倉涇倉榮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置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

國家漕運厥倉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太監戶部尚書

或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亦有太監亦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儲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爲兌運又變爲長運以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爲軍民計者因周且審然竟疑于軍有守淺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焉

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于水次有集津倉有雒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楊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河中揆舟休憩無有傾覆唐之運于斯爲盛在宋東京之制度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淮江所運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淮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等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曰廣

積日廣儲者則受漕濮所運謂之北河又置搬運倉于眞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行直達久涉歲月奸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格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爲海運而白河一帶接運備至在河西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于轉般也

王永吉

除清漕弊

皇上視民如傷一切舊逋悉行蠲豁至於漕糧京邊命脉所係嚴復冬兌之規挽運爲速亦甚大不得已也倘一石止完一石災民尚難割肉以供乃州縣即官縱各收役擅用私斗勒餘米派使費如沂州收役富春雷等臨邑收役李三畏等濟陽收役許興邦等每漕米一石多收五六斗不等又如樂陵縣收役楊如和等每漕米一石

多收至一二石不等。如此橫斂。民何以堪。則皆收役二字爲之祟也。奸民以收役爲利藪。愚民以收役爲陷阱。每當開報之時。吏書百計擾詐。士民百計躲閃。及其既定而民間賄脫之費已。盈百千矣。所定收役。半是愚民供人勒詐。破家亾身。半是奸民借端科斂。千頭百緒。凡貪官之染指。衙蠹之需索。所謂一兩斃兩。一倍數倍者。無一不經收役之手。爲

今之計。欲除漕害。非革收役不可。然收役作弊。非弊源也。弊源維何。則各衙門提差是也。蓋多加餘米。多收使費。非盡關邱官之饕餮。亦非盡飽收役之囊橐也。自糧房糧官。積書蠹快。詐擾非止一端。外如院司。如糧道。如本道。如知府。如管糧通判。監兌推官。各有經管。漕糧吏書。則各有額規。嘗例。未曾徵糧。先行科送。及至開比。又有聽用舍人。承差快手。親丁等項人員。坐提守催。

紛紛不一。以州縣之大小糧米之多寡。定嘗例之厚薄。多者五六十兩。少者二三十兩。稍不遂意。怠傲橫肆。怒呵詈辱。有司吞聲忍氣。茹痛含悲。冠裳之倫。反伺鼻息于厮隸。政體士氣。於斯掃地矣。有一處衙門。則有幾番差遣。則有幾百家擾害。提差取足於收役。收役取足于細民。雖欲不倍收不可得也。利歸提差。害歸收役。而名總歸於有司。法不行自上。但責收役之科費。有司之泒餘米。不既寃乎。況提差一到州縣。止知計算飯錢。逼索差錢。漕米完欠。全然不問。前差甫去。後差復來。取一空文含糊回報。而催浩之法遂窮矣。剥削既多。民膏已竭。何力完漕。求完反欠。欲速反遲。職故曰欲除漕害。必革收役。欲清弊源。必革提差也。議者必曰既革收役。漕米何人催徵。職則有官收里催之法。既革提差。玩抗稽延。何時完兌。職則有分限認完之法。既已

自認限期如此荒逃缺額里長何能包賠職則有定灾派米之法米派矣限定矣道路遼遠文移何能遞達職則有逐郎馬遞之法又謂運腳每百百里正徵三分不足催運私貼在所不免職則有通融本折之法吏有水次兌軍加贈折耗蝎斛淋尖盡會回籌晒揚順風等項使用何能獨累里長職則有力行漕規之法法既備矣徵糧官斛之法可行也禁既嚴矣各衙門仍差員役詐害需求將若之何則置簿登報之法可行也行此八法而收役提差眞可永革國計民生兩有利賴矣

鄭十師評

里催者里長十年一輪是也今江南舊行之謂之糧長分限者冬三月分期立大小限是也定灾者先定災傷輕重增減之數是也馬遞者遞節飛遞選撥快馬連夜遞至逐縣交換塡註票

上如軍法從事是也。本折者。官率里長徵銀。前往水次地方。收買本色。以省遠運之費是也。力行者。邱官分投水次。眼同運官交驗是也。較斛者。每里置斛一張。先較定用官押火烙之也。置簿者。州縣官將王司差去員役姓名。塡註于簿是也。一月一繳者。勒索銀錢。可憑提究也。治山東漕河防一經國雄略卷之三終